八編類纂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周勃 中興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于是陰謀以爲

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令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

謝歸相印後可勿出矣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敎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後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

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年弟亞夫復爲侯亞夫死國絕一歲更封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世復封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漢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

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

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先是後元年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

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安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趩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

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任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持論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太后者上官氏也

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何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

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
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
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
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
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
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
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
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名奏王、尚書令讀奏、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

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

孝宣皇帝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二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

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釆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甍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後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

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
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
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
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
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三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
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始
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
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
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
始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

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為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仲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官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

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黙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

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

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私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殺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世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

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
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
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
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
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
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
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
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
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

讐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左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上乃賜帛十匹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

一族家思禍
不滿光子
欲自以奢
狀悖逆亡
何與驂乘

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初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

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鎭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

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刁協為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

人懷漢德、華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郡公卿士皆厭于安息、遂使奸人乘釁以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

鼓加官 陰詩所 淵也

賤皆加重號輒有鼓盠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盠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從之拜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

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帝卽晉王位導拜揚州刺史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及帝登尊號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以刁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帝之始鎭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郞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眞推

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詔怨望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鎭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于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奏諱有司奏天子三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太子副二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

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導守尚書令、敦據石頭、叅軍呂猗說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顗、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正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止、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

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琅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

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乃徵峻為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横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峻自為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

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
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
東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
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
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
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二于峻導
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
石。八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為主、四年、諸軍擊
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晩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乃止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四年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寛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

政欲懸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懸其主哉、人主
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
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托之重、大奸不掃、
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及賊
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
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
可、若不積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
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于因
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
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
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
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溫嶠卒
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
胤非方伯才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紀綱頓
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
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
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溫嶠時爲

平南將軍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于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思執佞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劉胤首至建康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

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六年冬、蒸、詔歸胙于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慾、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病、不堪朝會、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朝、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内不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

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晉郗鑒 中興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午以鑒有名于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

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賴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初、鎭江左、承制假鑒兗州刺史、鎭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尚書、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伏鑒爲

鑒亦幾於失言、慎哉危哉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彥輔、樂廣字也。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時。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武秋、滿奮字也。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

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凡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凶寇決勝負于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帝從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導不從鑒于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

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
遷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
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
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
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師、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
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
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
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四逆、干國之
紀、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忿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道自絕不過百

曰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恩，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

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從而乃釋會峻死大
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
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府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
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晉陵吳郡諸軍
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
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
然之分但忝位過其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
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
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陛下崇山海之量
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于

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子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謚曰文成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河南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

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

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
丹陽尹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
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
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
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
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
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
此客不、溫後詣安、値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
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

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
護軍中書侍郎郄超、初爲桓溫參軍、每與溫容謀、朝
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
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簡
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
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
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
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
日憤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

晉室乎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喧喧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

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爲尚書令、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詔沖都督徐豫

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尋詔安以甲仗百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三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沖

爭功敵似
是亦清言
所修

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苻堅彊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人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玄等既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

大勢推移遂於安玄、那不似

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是時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

亦未然

若言非清言也

而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之慘、不廢絲竹、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上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屬

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恭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恭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有相扇搆安出鎭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鎭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

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至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惟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

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及至新城築壕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壕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賑其急難不責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

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李敬元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匱智勇困

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亟爭滴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芻狗，指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

執筆也評生人亦然死人

闔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郎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顯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遼廬遺糟粕下寛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角禾頓姦險之芒刄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稾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見禁中訪失得進詞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説、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説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産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

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材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邪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譖守刺史長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殆則啟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積石為腳銳其前厮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詞

大節　大伸

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
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
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瞿然曰我未之思也乃
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
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
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
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
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
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
構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爾

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欲反邪將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宰相姚璹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誣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

謂曰、今日大晦、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勇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饒給、無轉儳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勛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河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

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

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斫昭陵栢、罪當免
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
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
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
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
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
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
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
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
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

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
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
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
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
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
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
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出
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郡人勒碑以頌、入
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
一禁止凡、毀千七百屋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

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

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寃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徙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冑子數千凡幾詔邪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

言、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擊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

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振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愁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

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甾以寖廣、右戍四鎭、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役行旣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

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郡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鎭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鎭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幷甲兵于要

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赦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餽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

正言已得妙在說處

后亦念廬陵如掌矣

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

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大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

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迹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僉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由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

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鎭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

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

馬而去、

唐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柬之為第一授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

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間西大秦諸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於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我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

耗國儲費謂曰廣侯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
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
中。即用渠帥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
軍。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
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
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
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惟詭謀狡
筭。恣情割剝。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
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

博一鄉累萬凡遁逃亡命在彼州者戶羸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會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閒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

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嶲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鎭、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嶲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

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時議以爲不能易埶楚之剽性焉，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謚文貞，授子一

宜興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唐房琯 中興

琯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按史之評琯當矣然進明之讒謂帝太子也而置之朔方河北河東空虛之地則未然也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厥後收復兩京卒賴朔方士馬力琯之謀其可謂不忠哉進明小人奪顏眞卿軍權坐視張巡急不肯救其言何足深信唐末司空圖謂琯建請以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

驚語雖不見於史。圖言必有稽據。蓋當艱危之時。以宗藩近屬。分布外鎮。使股肱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肅宗果復大業。我朝靖康亦以親王為大元帥。賴以中興。此蒼瑁謀之驗。未可以迂濶目之也。